



玉函山房輯佚書

七十三

口 11
1236
73



1236
43

1236
43

少子一卷南齊張融撰融字思光吳郡吳人官至司徒右長史事蹟具南齊書本傳孔稚士啓蕭司徒書云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通道佛云云阮孝緒七錄載少子五卷隋志云梁有又云亡唐志不著目佚已久釋僧祐採入宏明集南齊顧歡傳一引其略稱門律本傳載有問律自序問律疑卽門律並據輯錄其書究明二氏大旨謂百聖同投本末無異周剡山茨與往復論難倒兵乃己史稱融元義無師法而神解

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自序其文不阡不陌非途
非路亦可謂善自寫照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七十二卷三十五

少子

南齊 張融 撰

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
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
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且中代之文道體關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
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
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鄭媛節補校

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
 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
 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
 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
 利舉價加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
 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
 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

爾曹當振綱也

南齊書
張融傳

門論

吾門世供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退極無二寂然不
 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渝不
 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
 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
 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
 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
 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乙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
 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乙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
 侮於道本書於二何兩孔周剡山茨釋僧祐宏明集
南齊書顧歡

少子

鄉媛館補校

傳引張融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至鳴常一耳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况驚舟失柁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宏明集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宏過此而

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暇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其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間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

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資義極虛無般若所
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
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
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
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
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
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
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

鴻常一鴻平大濬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

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

鴻耳馳佛道無免二乖南齊書引作末未知高鑒緣何識

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

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

教之源每泐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

墨間問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

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惟佛專氣抱一無

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同上南齊書顧歡傳引周昭難曰虛無

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

宗之本至其有旨乎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

足下專遵佛跡而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

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

俱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

請安明

答周頤書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

極魂首復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

平生所困橫膺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

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十應通

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續起情妙見正

析既赴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平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

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

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
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神精明驅動識用
沈藹所以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
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
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
得乎使靜而不相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
神靜而道一吾未之前聞也故還極所以一為性遊
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
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

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鳧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
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
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贊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
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
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
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
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
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

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卻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竟

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施木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淵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自擊儒器問問從來何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

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尙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未俱異邪答彼周曰

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
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
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
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者自縱橫
湊出

周顒重答書

周顒頓首未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
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謂是則輒輒失路

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
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圖腔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
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
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卽色信矣斯言也
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
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
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
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

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
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
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
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尙靜涉累實微
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宏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
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
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
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
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

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
出矣燭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
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旣情崇於日月
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
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
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
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釋老氏之與釋家又
曰今旣靜而兩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

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
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
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
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
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
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
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
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
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

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
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
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
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
問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
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斯周之問曰盡
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

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倘瞻餘慮惟足下其眇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間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日擊之本卽在教跡謂之鳧乙則

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日擊高情無存老蹟旨蹟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公文可見矣將公於道章而得之乎爲公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公而立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白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

少子

士 鄒 媛 館 補 校

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卽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謂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尙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曰果猶動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

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訖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縱言直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並同上

夷夏論一卷南齊顧歡撰歡有周易論語各注已著錄經編齊書本傳云歡以佛道二家立教之異學者非毀乃著夷夏論又謂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隋志道家著目一卷云梁二卷隋代已非完帙唐志不著錄今佚唯齊書及南史本傳載其畧茲據錄之夫釋老二教皆背中道而旁馳佞佛者固失談元者豈即為得存其說以著受蔽之故袁粲駁附見本書摭拾梵夾亦未足鍼砭乎勝理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夷夏論

序

郝媛館補校

夷夏論

南齊 顧歡 撰

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
 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
 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
 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
 華无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
 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

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
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
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
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
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指紳諸華之容翦
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跣齋折候甸之恭狐蹲狗踞荒
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
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
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

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
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
節佛道齊乎達此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
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
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
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
順會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
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
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乘矣屢見刻舡沙門

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子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

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效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躡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喧鳥聒何足述効

道人通公駁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端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未光憑釋遺

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繞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士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

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有泥洹之道無死之地垂詭若此何謂其同

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畧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

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跣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洲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

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在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

南齊書顧歡傳 南史顧歡傳 太平御覽卷

六百五十三引道經曰至无量壽前後約本傳之文

申子一卷周申不害撰不害京人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史記與老莊韓非同傳傳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漢志法家申子六篇七錄云三卷隋志云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唐志復以三卷著目今佚馬總意林引六節首有劉向一節是七略別錄語他皆脫略不全茲更搜輯合二十四節劉向節與史記本傳並附錄篇後戰國策載申子三事一為成子從趙謂之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一為

序

嫺媛館補校

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言至大悅之一為請仕其從
兄官昭侯不許有怨色皆策之最下者太史公謂申
子卑卑施之於名實申韓並稱遜吃公子遠矣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申子

周 申不害 撰

明君治國

意林引無此
據御覽補

三寸之篋

御覽引
作機

運而天下

定方寸之基

御覽
作謀

正而天下治

馬總意林卷一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

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眾妻皆亂

一臣專君眾臣皆蔽

意林
卷一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同上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十二

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

意林
卷一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

鄭媛館補校

同上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引上二句踵下有而生二字卷四百二引下二句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亦引下二句肩下並有而立二字據補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貴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注矣韓非子外

儲說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其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

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

主並同上

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韓非子難三

治不踰官雖知不言同上又空法篇作弗言

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

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百耳不能聽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

顯西服壽靡北懷儼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服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

呂氏春秋
任數篇

明君治國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故一言止而天下治一言倚而天下靡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四又卷
三百九十 歐陽詢藝文類聚

鄭媛館補校

卷十九並至言正二句虞世
南北堂書鈔卷二十九引末句

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之

北堂書鈔卷四十五藝文
類聚卷五十四慎之作慎令

天道無私是謂恒正天道恒正是以清明北堂書鈔
卷一百四

十八藝文類聚卷一
太平御覽卷二

地道不作是以常靜帝以是正方舉事為之乃有恒

常之道北堂書鈔卷
一百五十七

君必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文選顏延年應詔曲水詩
李善注又鄒陽上書吳王注太平御覽卷六百

堯之治也善御覽
作蓋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

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

安樂其法也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太
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八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

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同上

豈不知鏡設精無為而美惡自備矣徐堅初學記卷
二十五白居易

易六帖卷十
三矣作也

疑言無成史記太史公自
序司馬貞索隱

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曰貴土土食之本也太平

御覽卷三十七

子曰丘少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薛據孔子集語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托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日舍重趼來見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頸于牖拖尾于堂棄公見之棄而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而見君七日不禮

君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士而非士

者也同上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光引莊子同

晁氏新書一卷漢晁錯撰錯穎川人學申商刑名於
軹張恢生所與繼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
常掌故官至御史大夫事蹟具漢書本傳漢藝文志
法家晁錯三十一篇隋志云梁有朝氏新書三卷漢
御史大夫晁錯撰亡唐志復有晁氏新書十卷今佚
馬總意林載三卷僅錄三節文選注太平御覽引四
節或作朝子佚文可見者僅此攷錯本傳載其上言
對策凡五篇又云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
書凡三十篇則五篇皆新書中文可知並輯錄之班

孟堅於錯傳贊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暗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捨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此編猶是志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鼂氏新書

漢 鼂錯 撰

上書言太子事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
 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
 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
 子材高智奇取射技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
 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
 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
 裁察

洪書晁
錯傳

上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略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當乘勝之匈奴用少繫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有大利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洪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少木所
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士山邱陵曼衍相
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
川谷居閒仰高林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
三不當一荏葦竹蕭少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鉞之
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
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

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
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
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
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
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
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
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
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闕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天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

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重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能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同上

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時急務二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

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冥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人閭取其左發

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齒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若如飛鳥走獸於

廣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
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其田
器迺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下奴婢
贖舉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
皆賜高爵復其家于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
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
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
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
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
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
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同上 歐陽詢藝文類聚引
此篇作晁錯守邊備塞議多

略

言募民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
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
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出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
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
一堂二內門戶之閒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
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

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
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
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
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
遊長則其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
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
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
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對策

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
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
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
聰比善勳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

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
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
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
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
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
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
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
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
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治之不寧四者不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虓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竊汝陰侯臣竈穎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

筦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請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遇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

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徙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祇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宣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

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
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
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
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
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
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
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
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辜大者罰重辜
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

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
請而更之不以傷民生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
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
亡邪辟之行外亡鴛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
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
甚美名聲章明與天下之賢王五伯與焉此身不及
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
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
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

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率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

妄賞以隨喜意忘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愒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未除苛

解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辜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給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也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

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
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
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
唯陛下財擇並同上

雜篇

高皇帝不用同姓為親故能以誅暴亂令之所加莫
不從兵之所誅草不服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

云如帶公羊云如綫馬總意林卷二
漢書二句是小注舊作正文今改入注

善為政者土實于朝野牛馬實于陸鳥獸實于林上

及飛鳥下及蟲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陛下之地東

西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

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

立刑不當命曰傷人並同上

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文選潘安仁在懷縣
詩李善注引朝子

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眾文選陸士衡
齊謳行注

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文選班孟堅
答賓戲注

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耆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

爭坻舜往耆年而漁者讓氏吏夷之陶者苦厥舜往

陶器年而器以牢

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荀子

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積更賦租稅三

亡也貪吏竝出受取不已三亡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七引晁錯上

書

崔氏政論

漢 崔實 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厥為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
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
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
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
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
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懲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
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拘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
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
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
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夫
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
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入世故

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止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胡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

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屣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馳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鞮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

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梟者
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
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
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
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
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
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
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
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

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
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後漢書
崔實傳

劉氏政論

魏 劉廙 撰

論治道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
 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
 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
 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
 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
 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

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
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
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
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
今之所以用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
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
爲仕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
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
得計其聲譽未爲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

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
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
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
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
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
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
妄毀可得而盡

魏志傅裴松之
注引虞別傳

阮子政論一卷魏阮武撰武字文業陳留人官至清
河太守魏志無武傳附見於杜畿傳及裴松之注隋
志法家阮子正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唐志
著錄作政論五卷今佚馬總意林載阮子四卷於商
君書後錄存五節而已復搜輯太平御覽文選注得
數節合錄一卷其言曰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
可干則百姓成害又曰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
誅害在詞主循是說而嚴以持之將不免棄灰之刑
挾書之禁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而翔同上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四引作擇

翔主而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記害在詞主意林卷四

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文選卷五十五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裁國無利器猶鉞刀而望其巧北堂書鈔卷二十七太平御覽卷三百

四十

世多善弩而拙於弓弓無法準故任巧由意弩有法

準故易有善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八

夫交遊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

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無兩端之議

家有不協之論至今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

穆之道長爭訟之源太平御覽卷四百六

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飢不為寶非國之用太平御覽卷八

二百

附考

武字文業潤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漳河太守武弟

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心部炳子坦字

宏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

魏志杜畿傳

松之注引杜氏新書

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上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二

子編法家類

世要論一卷

魏桓範

陳子要言一卷

吳陳融

子編名家類

惠子一卷

周惠施

士緯一卷

吳姚信

子編墨家類

史佚書一卷

周尹佚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目

三編續校

田俵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纏子一卷

子編縱橫家類

蘇子一卷 周蘇秦

關子一卷

世要論一卷魏桓範撰範字元則沛國人官至大司
 農事蹟具魏志曹爽傳裴松之注魚豢魏畧云範嘗
 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隋
 志法家著錄十二卷注云梁有二十卷唐志亦十二
 卷今佚北堂書鈔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引
 之或作新論或作要集或作世論皆此一書而引題
 者異輯錄二十五節附考事蹟為一卷書中多論行
 兵蓋三國割據日尋干戈故論世者詳究之雖列法
 家而畧無殘苛之語昔範嘗以示蔣濟濟不肯視試

取蔣氏萬機論衡之其識議亦止在伯仲間耳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世要論

魏 桓範 撰

夫賞賜者以悅下使眾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十九

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北堂書鈔卷二十九引桓範新論

梁棟大臣同上引桓子

學者人之脂粉也北堂書鈔卷八十三太平御覽卷六百七

責公者易雖一賢少謬執難者眾雖九舜猶亂徐堅初學

九 記卷

蓋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

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初學記卷二十
太平御覽卷六百

三十
六

觴酌遲速使用失意

文選陸士衡
少年場行李善注
結客

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

文選

王僧達和琅邪
王依古詩注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文選劉孝標
辨命論注

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羣羣則智者爲之
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
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

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

焉太平御覽卷
二百七十一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
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爲戰者危事兵者
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
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
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
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

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眾得眾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彊於外也

並同上

夫事之安危實在於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而反先索其勇不取之以威嚴而用之於軟緩此所謂棄本而要之於末者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三引桓範要集

昔霸王之戰策貴神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吳起臨陣推劍不持項羽初學劍後貫兵畧此勇難獨

用況無勇乎

太公誓師後至斬故云執桴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色也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今之擇將宜參準往古之數詭於常時之法得其狀而責任之所謂坐車上而御騏驎不勞而致千里者也

古之論將者言長於計策則課以料敵言長於治軍則考以政事勇於奮擊則責以戰鬪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

並同上

三郝煥館補校

善行奇者一作行兵因敵為資故兵法從敵之意如示其

形開其利路潛設神策使若響之應聲此為江中之

魚將御鷹索必可禽也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三又卷一百十六引無下二句並作

桓範集按御覽引論兵五節亦作桓範要集蓋一篇文也

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鶚下鷹擊

往如電發去如風過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引桓範論

有君好臥讀書倦則刻其掌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又卷六百十一引云

有讀書卷三字

夫刑辟之作所從來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

古昔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

一斷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是以後聖制法

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訴然猶復三勅僉曰

可殺然後殺之罪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

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六

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

輿已彰形行而迹已著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同上

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

書太平御覽卷八百三

十六引桓範世論

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七

服一綵則念女工勞御一穀則恤農夫勤同上

朝鮮之馬被鬣躡齧能使其成騏驎者習之故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

御覽卷八百九十
七引桓公世論

附考

爽得宣王奏事不逼迫窘不知所為大司農沛國相
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畧將
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
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
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
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
不應者羲猶不能納魏志曹爽傳

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

世要論

五 嬖倖補校

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尙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至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爲君難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

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

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大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

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羲又無言範自謂羲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亡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羲也範乃曰老子今茲

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魏志裴松之注引魏畧

陳子要言一卷吳陳融撰融陳國人附見吳志陸瑁傳僅載里居隋書經籍志題吳豫章太守此官爵之可見者字則佚矣七錄法家載陳子要言十四卷隋志云亡唐志復著以十四卷著目今佚唯太平御覽引二節均考為卷吳志融與陳留濮陽逸浦郡蔣纂廣陵袁迪並稱今並無知其人者則名流之湮沒夫豈少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陳子要言

吳 陳融 撰

食穀而鄙田衣帛而笑蠶是惑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七

棄農雞犬候鳳驚亦猶棄當世之實才須故人之執

政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八 吳 淑事類賦雜賦注引無大字

附攷

吳志陸瑁傳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
 陳國陳融陳留洪湯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
 貧有志就瑁遊處
 七錄法家陳子要言十四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

惠子一卷周惠施撰戰國策魏惠王襄王哀王皆紀其事言莊子至樂篇云惠子相梁則施魏人作相在惠襄之世至哀王時猶存也漢志名家惠子一篇注名施與莊子並時其書隋唐志皆不著曰佚已久茲從羣書所引輯錄十四節篇中策議惟在勢位間度其得失而籌其利害辯言簧鼓強口禦人呂覽淫辭篇記其為魏惠王為法翟翦以鄭衛之音譏之莊子亦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然以彈喻譬以尺椳辯用殊令人解頤也歷城馬國翰

序

鄭媛館補校

惠子

竹吾甫

七十二卷十三

惠子

周惠施撰

歷物莊子引惠施歷物之意歷物是其篇名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魄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

惠子

鄭媛館補校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莊子雜篇天下

地其壯乎

上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韓非子說林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眈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眈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眈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

惠子

一 鄒君館補校

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之可不審察也

同上引慧子案慧與惠同

置獲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非

子說

林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尙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

也呂氏春秋不屈篇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槩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睇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不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

惠子

三婦媛館補校

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
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燈
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
門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
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
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
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詩豈曰愷悌新婦哉

並同上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而不
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可
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
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

呂氏春秋
應言篇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日羣臣多諫
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
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
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

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
 唯惠公乎諸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
 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水之尾樂
 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謔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
 姓皆見之三日而後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
 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
 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
 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曰此文王之義也

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更

擇葬日

呂氏春秋開春論
戰國策魏策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
 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
 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
 也石所輕也擊其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
 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
 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
 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

為不為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
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
時而已矣

呂氏春秋
愛類篇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
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
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君臣皆以為為可不知是其
可也如其明即亡羣臣之智術也如其同耶是其
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

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戰國策
魏策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一人樹楊一
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
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
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

並同上

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
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莊子則
陽篇

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論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劉向說苑善說篇

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說苑雜言篇





